念兹集 卷一

crumb:

今早看新闻：朱利安•阿桑奇在美属塞班岛联邦法庭认罪。

中国网民大半不关心此事，对阿桑奇其人略有所知的，也多称此举为一种“屈服”，更有甚者指责其软弱无能。

然此类观察，皆为知其一不知其二之浅见。若略施魔法翻出墙外，便能明白所谓认罪，乃是美政府多年来欲囚其人而不得后，一种变相释放的妥协之举。经二零一九年关入英国黑牢之后，其所受刑期至前天获释，正好抵却认罪协议后获刑的 62 个月。为反对美国非法引渡，在五年间奔走呼号的各国知识分子与英国议员，终于得到了阶段性的胜利。

之所以说是阶段性胜利的原因，流亡德国的艺术家，诗人艾青之子，同时亦是重要的民主义士艾未未，在今日上午的采访中说得最清楚：“阿桑奇的得到自由，仅仅是他基本人权的恢复，背后根本性的问题，还是落在美国政府的“认错”与“改正”问题上。”意即重要的不止是阿桑奇应该出狱，而是其人当初根本不该入狱。Wikileaks 行动的本质仅是作为民主根基的公民制约与监督国家权力而已，无理由受到任何法律体系的惩罚。

在美军直升机滥杀无辜、关塔那摩虐杀囚犯的事实面前，一切狡辩都是苍白无力的。拥有相对完善政治体制的美国尚且如此，我们对于宪法随便改的天朝，又应作何以观呢？

大陆官方夸奖阿桑奇与在他之前的吹哨人斯诺登，独立知识分子乔姆斯基，都是以“反美斗士”称之。殊不知 Wikileaks 的数据库，可不只有美国政府文件。之后参与（失败的）暗杀计划的各国政要中，亦不乏你我熟悉的名字。斯诺登的回忆录，被大陆文宣部门删节过半，而寄于美国篱下的台湾，印起来可是一字未缺。

最后教各位一妙招，百试百灵：凡是痛骂斯诺登、阿桑奇等人的，莫看其声名地位，必是买办文人与政权（党）走狗。此法适用于中外一切人士。

why

2024/6/25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如果对英文世界的摇滚乐历史有基本了解，就不会不知 pink floyd 及其最重要的两张专辑《月之暗面》（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， 1973）

和《迷墙》（the wall，1979）

乐队作品艺术价值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现，经四五十年岁月的考验仍丝毫未显陈旧。反观凭一己之力开创了现代摇滚的 the Beatles 白专，虽亦是乐队巅峰，但总令人怀疑它的流行乐本质是否对其审美价值（本雅明所谓“灵晕”）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缺憾。pf 的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一斑。

其多义性、复杂性的突出在此无需赘述，国内的无数学者对此早是念兹在兹。然而，村上春树的长篇访谈录《地下：应许之地》中，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的一名信徒，却指出了 pf 音乐的潜在煽动性。在访谈中，他指责《迷墙》要为自己青年时代的激进、空虚负责。

我固然明白其主要目的还应落在对自己加入邪教的行为开脱，但基于毒品滥用（迷幻剂）的艺术创作会对其受众产生何种影响，属实是值得我们深思与警醒的话题。

pf 作出重要贡献的成员共有三位，分别是 Roger Waters、Syd Barrett 与 David Gilmour，而在这之中，Syd 由于精神疾病的折磨，在乐队巅峰期之前即已离群索居，David 的药物使用又混乱无度，作为主唱与（大部分情况下的）词曲作者的 Roger 自然也就成为了乐队的灵魂人物。

Roger 的创造力在离队后反倒更加突出，政治观点亦愈发深刻，虽然不时过分左倾，但洞察力着实透彻明晰。他的个人作品中，最为评论家乃至思想家重视的，无疑是下图所示的《娱乐至死》（amused to death，1992）。

诸位想必了解麦克卢汉（Marshell Mcluhan）的名言“媒介是人的延伸”，但未必对与他同等乃至更为重要的媒介学学人波兹曼（Neil Postman）及其著作《娱乐至死》（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，1985）。是的，Roger Waters 这张专辑即是由此得名。波兹曼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的问题，你我都应是深有体会。在高度信息化、娱乐化的现代社会，大众的认知被大量碎片化，低质化信息不断切分，污染。在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，就连贩夫走卒都懂得对林肯、道格拉斯那信息密度极高的辩论发表意见，然而如今的候选人特朗普，却连 good 的副词形式都要-ly。懂得切分、割裂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可贵的能力，但缺乏统合与协调的思想体系，一切著述论说最终也只配沦为胡言乱语的信息垃圾。从智人到智神，人类的进化，竟有了回转的倾向。威尔斯《时间机器》（the time machine，1895）中的末世预言，如今再读，真叫人情何以堪。

回到专辑，Roger 的讨论范围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娱乐业、媒体传播…….如此等等，当然也少不了音乐的主体性与自身价值。无论它对你的耳

朵是否友好，我都相信，聆听这张专辑的行为本身，即是对“娱乐至死”的一种积极反抗。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why24/6/28

crumb:

2016年11月22日，陈映真在北京逝世。

老作家在人生最后的六年内，陷入昏迷。受国民党七年黑狱折磨过的身体，早已分崩离析，再无可能支撑他那一场又一场，声势浩大而似又永无停歇的游行示威。离开台湾时的潇洒决绝，慷慨激昂已是过去，如今他曾被与鲁迅、沈从文相提并论的短篇小说，正被他笔下那受侮辱，受压迫，被无情的社会抽走了灵魂的“中国人民”所嘲笑、遗忘。他始终赤诚的理想主义，被服务于市场的大陆作家视为过时。他坚持守护的普世价值，被挣得了民主的台湾青年弃如敝履。

他的作品，是什么样呢？所写的，总是一些受着伤害，在压迫底下生存的人们：士官、学生、教师、政治犯。一生充满坎坷，然而他们并没有被毁掉，甚至不安于现状，甚至总要抗争，总要以死相拼。正好像鲁迅的人物，却留有一线光明的。如他自己所说，文学为的是“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，是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，使悲伤的人得到安

慰。”寥寥数言，终身受用。

某海外民运作家说陈先生是“左棍”，我不置可否。他的言论或许与某人相仿，他的思想或许不怎样深刻，不过陈先生的“左翼”、“马克思”，象征的却是对自由不懈的追求。他是黑暗年代里的中流砥柱，却在死敌国民党倒台，书籍重版印刷后，被人民一票票选出的政治势力“封杀”了。无论何时，他真正的敌人只有不公，他支持的群体莫非弱者。保持热血，保持异见，永不坐享其成，永不放弃斗争。若真为中国考虑，这样的一个“左棍”，顶你一千个“流亡人士”。

是的，他是一个过多参政的文学家，一个标准单一的时评家，一个失败者，一个不合时宜的人。但每每阅读他的作品，我仍能感到那曾在他身体里涌动的热血，那对故土乡人无尽的眷恋与悲悯，正如几十年前对于整整一代，如今早已忘却了他的读者那样，敲打，冲击着我的心，令我无比触动。直到如今，陈先生作品中的一字一句，仍有千钧之力，好似正要打落在他一生所抗争的那些压迫者们身上。

why2024/6/28

crumb:

普鲁斯特一生为肺病所累，终于壮年谢世，其唯一巨著《追忆似水年

华》也未能完成。呼吸时而不畅的他，深夜常难以入睡。于是秉烛读书至晨光熹微，要么就凝视黑暗，任思维恣意游走。如此经历若在他人，想必是人生的困顿之一种，颇值得大书特书，或哀叹自身不幸，或痛斥命运无情，总之这类人书写的主旋律，应脱不开贝多芬似的坚硬强韧与苦大仇深。

但普氏其人，如本雅明所述，是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”，霍布斯鲍姆“帝国年代”中的西欧贾宝玉。如此为喜悦而生的情种，哪里看得起悲悲切切的苦难叙述？小说首卷，他以自己标志性的，沉静的笔调开始：“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很早就上床睡觉…..”

之后的十几页里，他滔滔不绝、汪洋恣肆的讨论，似乎写尽了有关失眠的一切。曾几何时首次阅读此段，只觉人类的文字创作，到此为止。纵观古今诸家，抒情之种种，声色犬马，感时忧国，抑或儿女情长，论文章的鲜亮与动人，我尚未找到可与之匹敌者。

读到后面，我们发现这位细腻、柔美的叙事者，原是贡布雷庄园的大少爷，挥金似土的男性交际花。沈湎酒色、耽溺情场，最终写作也并非为了什么艺术追求，无非是被一颗茶点勾起往日的回忆，如丝如缕萦绕不绝，只好以文字排遣那些不肯离去的情思。真像贾宝玉，却远更天真，远更引人遐思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世间万物，只有爱或不爱的区别，除此之外，锅碗瓢盆真与王侯将相无异。
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于我，象征着“抒情的终结”。这里“终结”用的是福山之意。普鲁斯特对于世间万物百科全书式的感性认识，正是人类的独特之处所在。他浪漫化的写作超越了现实、国界、语言，不为读者，亦不为自己，而是为了生命本身，无所依凭，孤高的存在着。

why2024/6/29

crumb:

真的是 so sick of 中国网络上有些人的脑残逻辑，大意就是说乌克兰其实不处弱势，俄罗斯才是一直受西方欺压才奋起反抗。这个推导过程混乱到我不知从何骂起。

首先，乌克兰若加入北约，地缘政治上对俄将造成巨大伤害，故其不得不开战。这个说法要成立，你必须得认同这种观念：如果你的权益有受到他人侵犯的可能，则此时你就应该使用暴力将此人制服并对其进行抢劫。如此行事，显然不应被允许在现代社会生活，尤其是当其拥有的核武器数量稳居世界第一，而大量放射性物质又可随意被其下进异见者食物中之时。

其次，乌克兰背后是整个西方，俄罗斯与之相比处于弱势。这一观点

的前提是西方各国直接参战。目前美欧的对乌支持，基本上仅体现为物资驰援。这种有限的帮助相比乌克兰的贫弱，根本是于事无补。俄军的进攻速度很慢，但仍然不断向前。如此想法的主要问题，还是犯了将国家作为战争唯一主体的错误。乌克兰人民看到的是：俄军发起进攻，烧杀抢掠，到处狂轰滥炸，乌军被迫反抗。最关键的始终是实际情况，而非你拍脑袋提出的政治理想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若还听不懂，就只好送去乌克兰村庄挨挨俄爹的炸。

第三，泽连斯基官僚集团腐败，乌克兰人民应该与俄军正义之师结盟。这就等于说蒋介石贪污，日本皇军不贪污，老百姓最好全去做汉奸。说泽连斯基贪腐的最爱拿两件事说事儿，一件说他太太在纽约 Cartier 花了 1100 万美元购买奢侈品。不论其他，就这个说法最早是今日俄罗斯提出来的，你觉得它可信度多高。至于该谣言的整个传播过程，《经济学人》今年五月 4-10 日号有过相当精彩的分析，有条件的可以找来看看（下图为部分内容）。另一件是说泽连斯基一天到晚不在前线待着跑去周游列国。首先，他去美欧访问，那是要物资去了，最后也要回来了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普京从头到尾没离开过莫斯科，你说他什么了吗？

对于俄乌战争要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些，写着写着火气不请自来。各位若还有什么想不通，可以问我。

why2024/6/30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旅途的终点，是什么？

理论上说，我知道，那是中国的华北，是我的“故乡”。但那个贫瘠、无趣、死气沉沉、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，真是我的家吗？

在上海，从来找不到归属感。不会讲的沪语、不好吃的本帮菜、不能适应的习俗……如此等等，在我面前，竖起了一道道无形的屏障，将我隔离在众人之外。若有人问故乡在何处，我给出的，总还是那个远在天边的答案。

但北方，不也一样如此？它的粗鄙、虚无，一次次使我询问自己，家，难道不应是所爱的人、熟悉的环境、生长的地方？这块不熟悉的土地，怎么会是我的家？

忽然想起林语堂，想起李永平，想起陈映真。他们或流亡海外，或远渡异乡，或一生居于故土。但他们的国族、原乡认同，都不在此身居处。又想起四九年，千千万万逃亡台湾的中国人，在几十年过去，“家乡”的物非人亦非之后，试图寻根，而又无所适从的怅然若失。

旅途的前方，是一望无际的麦地，是重工业区，是世世代代生死于斯的农民，是他们漫山遍野，最终自己也将归于此处的坟地。抛在后面的，是光亮如镜的稻田，是云雾笼罩的山水，是我所爱过、爱着的人们，是竭力融入，可又将我百般拒斥的都市。

而眼前，火车仍开向北方。

why2024/7/1

crumb:

保罗•奥斯特（Paul Auster）于今年 4 月 30 日逝世。当时我得知这一消息，在痛惜之余，更讶异于世事人生的无常。这位享誉世界的作家，仅得寿 77 岁，真是对其文学生涯的巨大缩减与浪费。

如英语这般理性而严谨的语言，若能仅凭文字打动人心，着实不易。然奥斯特的作品，却永远无比准确，直达内心。从早年《月宫》、《幻影书》等超凡之作的奇巧空灵，到晚年巨著《4321》的精致细密，其文字与技巧，无不早有论者做过精辟的分析。关于这些，笔者在此不须赘述，只是要由自己私人化的抒情视角，谈谈《4321》曾给我带来的那些感动与欢乐。

谈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的时候，说过它的使我喜爱，不仅缘于笔法纯熟、结构紧凑，更在于曾在其中，多少次地“看到我自己”。如果说《那不勒斯》与我的相似性，主要体现在情感方面，那《4321》，几乎就是对我人生一个个片段的重写、复刻。3 号 Ferguson 的自传体小册子，几乎是我写过某散文的内容提纲。1 号的“鞋子兄弟”短篇，又似抄袭了自己先前度假时，信笔写下的一部小小诗剧。旅欧浪子 3 号所爱而不得的 Vivian，又让我想起些什么呢？

《4321》虽然精妙，说到底还是结构太扎眼，使其家族史、犹太社群、左翼学运的真正主题近于被埋没。当然，辞章漂亮与否，还得看原文。翻开手头的精装首版，奥斯特这七十老翁的笔法，还如青年作家一般富有朝气，而却不失其标志性的婉转缠绕。用词洗炼之极，句子略长，但倒是不难懂。

最后……

诸位若真一字不漏，将拙文看完，对此书还有些兴趣，那请把地址发来，我将尽快寄去一册平装英文版。

why2024/7/1

crumb:

这几天，非常苦恼。为什么？

写不出东西了。

我明白，看上去似乎不是如此。那些冗长无聊的废话，还在一篇篇问世，况且，速度不断加快。但我所指的，不是这类文章。

过去写东西，常常是流着泪写、着魔一般的写、接连不断、无法喘息的写。现在写东西，变成得意洋洋的写、手到擒来的写、附庸风雅、可有可无的写。

如今写出的文章，魂灵抽干，只剩躯壳。

总觉得，一个低劣如我的创作者，或许也有缪斯。但曾经那折磨、拷问而又激发着灵感的女神，竟在这无他事可做，闲适恬静的片刻，离弃了她的仆从。

句子精美如故，然那可杀灭一切侥幸与彷徨的力量不再。鲁迅笔下“撄人心者也”的诗神，也终于决绝地走了，只留下虚无的作者，与他干涸的心灵。

凿痕处处的修辞背后，不见思想，只是造作与矫饰，是我正慢慢腐烂

的败絮其中。

因而我怀念着，怀念过去那些自幽暗的灵魂深处滴下的血迹斑斑，那些由扯断的神经线路排成的呻吟阵阵，那些令我在黑夜中不禁停笔，咬着领子痛哭的篇章。

当然，也怀念那个饱经折磨，却生生凭着爱，凭着文学，凭着音乐走到如今的自己。

如果说这许多年的岁月教会了我什么，那便是自己的痛苦，在他人永远只是谈资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无尽的喜悦与休息，终会将我杀死。

夜深了，睡吧。

why

crumb:
弗拉基米尔·马雅可夫斯基在 37 岁生日过完不久后自杀。如同他生前鄙视的叶赛宁，诗人走得悄无声息，只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，其内附诗有云“爱情的小舟/撞碎在奔流的生命上/我是和生命没有纠葛了”。他的死亡诱因，再清楚不过。

但是，官方钦定的革命马前卒，怎可以死于情伤？于是苏共当局下令，扣押遗嘱，对外声称马氏因戏剧反响不佳，愤而离世。尽管如此，亦无法再将他作为诗人的榜样而加以肯定。故斯大林改弦易辙，革命诗人的桂冠，又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项上人头之所系。

浪漫主义者帕氏本无马氏生前的“革命热忱”，伴君如伴虎的他最终写出《日瓦戈医生》，成为苏联知识分子政治反思文学的第一座高峰，但怯懦的性格葬送了他。曾敢于直面斯大林，为曼捷施塔姆发声的大师，在诺奖面前却步，因心脏病突发骤然猝逝，死后亦是难逃苏联政权的批判。

“文艺沙皇”苏斯洛夫举目四望，高尔基与“慈父”不合早是贩夫走卒皆知的笑料谈资，对此人断不能做甚宣传；犹太人爱伦堡出身即难叫人信任；至于战地记者格罗斯曼，收缴上来的《生活与命运》手稿犹墨迹未干。拿过诺奖的肖洛霍夫？此人品行之卑劣、言谈之粗鄙乃是臭名昭著。

终于，他明白了。合适人选，只能是死者。

这就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畅销的秘密。

why2024/7/2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曾经读到一本书，讨论沟通中使用人称代词的问题。结果发现，大部分人在与地位高过自己者说话时，会大量使用第一人称。

后来每隔一段时间，就要重读所写的文章、所发的信息。由此而知该研究的准确异常。虽然这些代词的使用多属下意识决定，但久而久之，信息接收者亦会产生“对方处于弱势”的心理暗示，换言之，一个人要在谈话中锚定自己的位置，句式的选择至关重要。

这个技巧在与心理上相对强势者说话时百试不爽。若有需要，可以试试。

在种种场景下，总会有人向我施压。此时转攻为守的谈话方法可以作为缓兵之计，双方交流减少，对方的观点很快说完，于是就该变换策略，攻他个猝不及防。弱势的说话方式同样便于糊弄事，掩盖自己的逻辑错误与信心不足。

效果类似的方法是说外语。不论在线上线下，我都有忽然变换交流语种的习惯。许多人分析，这是由于英文水平好，故意卖弄的缘故。殊

不知本人若是开玩笑，定要设计一个表情或动作，以达成提醒对方之目的。至于单纯卖弄，那真是幼稚无比的行为，对笔者并无甚趣味可言。

英语（或随便什么别的语言）在此的功效类似，但起效原因却更显隐晦。前述对第一人称的使用，本质在于通过形式上对“我”的反复强调，帮助找寻在权威性压力下失去的个人主体性。这样的做法，其实还是一种高阶的自我欺骗，若奏效，则只能说名使用者本身或使用对象的心理不成熟。

然而第二种技巧的使用者如我自己，则是在实质上创造了一个以使用外语为身份标识的 alter ego（他我，或第二自我）。让“他人”即这个专为此种情况而生的“局外人”代为发言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信息传递者对自身言论的最低道德要求，说得直白一点，就是撒谎、骂人等不再有心理负担。

同时，信息接收方亦会因语言障碍造成的陌生感，对于信息传递方态度的微妙改变难以察觉。

由于此二重原因，这种方法对信息接收方的心理成熟度允许范围非常广泛。

最后，偏要用这种绕来绕去的中文写作，是因为我并不想让你看明白。

why2024/7/2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怎么判断一个社会的健康状况？

经济、政治等标准固然重要，但我以为，这些指标总还是先落到当权阶级的头上，指不出问题的症结。理想社会优点多矣，然个体的发展权利之能受充分保障，才是至高无上的一条。这是由于唯有个体充分发挥作用，社会才能免于陷入不进则退的困局。

换句话说，一个国家、社会的精英人士受到何种对待，决定了此国家、社会的健康状况之好坏。公权力制定的选拔机制若不能让他们拔得头筹，只能解释为政府、社会的失职、无能。如今你我所面对的此类选拔机制，当然就是中考。

你说，自己为中考成绩兴许的不甚理想而发愁。我当时的回答，或要被你看作一种安慰、甚至于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。然我其时所说，实乃肺腑之言。

听好了：这世上有那么一种人，生来便是为了主宰、改变世界而活的。

无论身在何处，他们都不会为那些迎面而来的丑恶所击垮。在麻木不仁的年代，他们为天地立心；在世道凋零的年代，他们为生民立命。他们独立潮头，反抗煽动者、唤醒盲从者。哪怕满盘皆输、失去一切，也不失掉理智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还影响着、思考着、活跃着。

可惜这样的人如今不多了，我也只知道你算是一个。我原先总当自己是这类人，然与你交流才发现，原来我竟这样容易为比自己更有趣、更智慧、更独立的个体所影响、所吸引。

这可以为你的独立精神做一条旁证。真正想说的是，你若考得极好，或能证明中考制度的切实有效；倘若不甚理想，则此不为你本人的遗憾、羞耻，而是这个国家、社会的遗憾、羞耻。

祝福你。

24/7/9 凌晨

crumb:

总发觉，夜里写出的文字，不论经多少敲打锤炼，总在遣词用句的精巧上，有所缺憾。

古文人伤春悲秋，我却对季节变化一视同仁，思想也实在与个人遭遇相脱节，只是一日之中，每每为明暗晨昏所累，时光渐晚，即要发出种种感慨，赋诗为文，皆未免流于不怀大志者之耽溺于情思、沉沦于私念。可叹如此人物，终非大器，唯有游戏人生、玩弄字词之才情而已。

想考前最末二三十夜，无不伏案至天明。如今结果公布，较前日预估分毫不差，其中欣喜自不必多言。然真正回想从前，那“埋了头拼命”的几十日夜，成果竟唯有两本英文小说、十四册杂志的阅罢，且都是消磨时光的考虑走在前头。创造物计现代诗三百余行、情书两封，都早为我抛之脑后，不忍卒读。

换言之，真正努力学习的时间，仅是完成作业（常常一抄了事）的一两个钟点罢了。而结局的尚算完满，终于亦成了对命运走向的无奈嘲弄。所谓幸福，不过是为目标而奋战过程中，自行生发的一类副产品，其可遇而不可求，本不在话下。故我那与正题南辕北辙的“伏案工作”，当然带不来幸福。

唯恐失败的悬念不再，然失眠依旧。相比之下，我所欲与其说是一个空泛无趣的数码，不如说更为牵念着的，是那随风而逝的故事、是那时刻留恋的故人，是那以往不尽风华，却已同你们一道远去的“故乡”。

我所处之地，乃一陌生的所在。这座城好似心之囚牢，又如一柄钝斧，一次次落下，使我遍体鳞伤，无法动弹，却总得不到解脱。

午夜的思绪，如鬼魅飘回远方的都市。那座冰冷残酷的畸城，从不是我的理想之地。而今将睡未睡时的幻梦中，却美的那般超凡夺目。

最美的事物，无过于那已消逝了的。

why

24/7/10 晨

crumb:

先前给拙文添了个注解，忽意识到那忧悒延绵，曾颇使我为之自傲的文风，从不是孔雀张扬富丽的羽毛，而是飞蛾扑火而燃的薄翅。其虽具极可令玩味的纹理，然则阴沉孤高又转瞬即逝，毕竟不易为贩夫走卒所赏。

如此即悟，他人通读全篇的困难，丝毫不下于我的更易写作标准。若往乐观面看，正可以借机夹枪带棒，春秋笔法，剑指沆瀣者流。倘若志气小些，只欲把儿女情长诉诸笔端，含糊带过而竟未有何人发觉，亦未可知。福祸之相伏相倚，由此却可见一斑。

近来所写，皆成心放上一段，细读可有石破天惊之发现。如今尚未有明察者，早在我意料之中。

朱天文《荒人手记》有言“我写故我在”，妙极。朱家三姐妹文笔富丽堂皇，与其父西甯的冷峻苍凉，构成了意趣盎然的参照。朱府塾师胡氏兰成气韵妖冶鬼魅，颇有惑众之异才。此人操行奇劣，颠倒黑白的买办文人习气，早为中外论家如黄子平、王德威者大加挞伐，于此不须赘述。

“荒人”的迷媚艳丽、引人遐思，正在于他（她？）平生的畸零寥落，非你我凡人可想。反复铺陈渲染的中外文史掌故，恰似《蓝天使》中玛琳·黛德丽（Marlene Dietrich）身边萦绕不散的烟雾，透着游戏人生的洒脱挥霍。

无论是物、是人、是国家，其表面最华丽的时刻，内里一定中空。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此言是谈规律。南宋、巴比伦、爵士年代的美国，无不若此。

why

24/7/11

crumb:

刚刚过去的六月，是国际性少数群体骄傲月（gay pride month）。

在中国，同性恋现象古已有之。“断袖”、“余桃”一类的故事在官史中尚不属罕见，更何况笔记小说、宋明话本、清末狎邪文学一类民间艺术作品。梨园帘帐之内，青楼亭台之中，“为形势所迫”的同性恋早是尽人皆知的事实。仔细想想，真会有“不知木兰是女郎”这般蹊跷的事吗？

封建社会的华夏与古希腊类似，在对不同性取向的接受度方面，都走在世界前列。然而“左翼”政党当权的新中国，清华学生却会因公开支持性少数权益而受到开除。我们面对如此事实，不禁扼腕。

我相信，维护同性恋权益，要从每一处生活细节做起。少拿 ta 们开几个玩笑，少对政正发两句高论，多用别人眼光想想问题，多把事实情况作为依据……如此等等，学会独立思考，冷静下来，做些思辨分析，绝无坏处。

我不能真正明白，一个（纯）异性恋者要理解上述逻辑，到底有什么困难。有人与你不同，你便口诛笔伐，这样做合理吗？

我有一次在家族群里看到，几个有些社会地位的长辈，在评论一条非官方发布的新闻。大意是说某地方政府因官员的性取向将其撤职。你知道他们怎么说？

“哦！做的太对了！”
“早该把这些精神病关起来！”
“大快人心！”

我拍案而起。我不知道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何以如此无耻又无知。

世界上若真有什么神圣，那我想莫过于爱情。你我都会哭，会笑，自然也会爱上别人。如果你看不惯我，看不惯我的爱人，那对不起，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

我写这些，是触景生情。不强求各位真有什么行动，但你若不支持，也请不要反对；若有意见，也请不要羞辱。请记住，若真有一天，站在你的行刑队面前，我仍将无所畏惧。

why

2024/7/14

crumb:

昨天 7 月 14 日，特朗普遇刺。

看到消息，第一反应，怀疑此事为共和党炮制的阴谋。毕竟他其时的表现，当可作为政客专科院校的经典案例，给一代代政坛小丑提供样板。

然后，就是那张堪拿普利策摄影奖，构图酷似德拉克洛瓦名画的照片。我只有摇摇头，叹叹气。眼前的形象、读过的史书，足以令我明白，一个政治英雄，诞生了。

摄影师不愧得卡帕真传："拍的照片不够好，说明你凑的不够近。"马格南精神得到弘扬，绝不应指责其为竞选宣传造势。但凭美国民众那可怜的的民主素养，这样的坚毅形象，足以让他们忘却遇刺者先前的种种劣迹。

我想用自己微弱的声音，提请大家注意，特朗普终究是一个种族主义者、一个反同性恋平权、反禁枪、唯利是图的资本家、煽动者。如果你爱自己的国家，也请明白，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思想，只会让 TikTok、华为、福茂的日子，越来越难过。

二十世纪这充满战乱、苦痛的一百年，若只能使不善从历史中学习的人类学会一个道理，那必然是：永远不要轻易感动，轻易热血沸腾，轻易把“强人”选作领袖。放弃民主，永远带不来长久的繁荣。

11 月 5 日，如果美国“沦陷”，且不论日韩、台湾之流的寮国，就是左翼纷纷上台的欧洲，恐怕也保不住自己的独立性。自由主义理想的实现，只会更加艰难。特朗普两届任期，足以把越战以来，美国知识分子为平等、自由所做的一切努力，碾个粉碎。

我当然明白，这事其实绝无自导自演的可能。特朗普虽疯狂，然尚不致不惜命。只是，侠客之所为，过时了。

今后四年，对坚称笃信民主的人们，是一道坎。问问自己，你相信的，到底是绿卡、是美国、还是全人类的爱与和平？是骡子是马，一遛便知。

我支持左倾的自由主义，愿意为其理想奋斗终身，然则从未把美国看作什么“自由灯塔”。美式民主，究其根本，是一种快餐式的民主。它的低质化、庸俗化倾向，从来严重。近十年年，政坛更是鸡犬不宁，丑态百出。但它的知识阶层、学术氛围，还是令人神往。

人类还没有找到政治的“最终解决方案”，不过我敢断言，特朗普等

保守主义者的行为，无论如何掩饰，都只会让我们离那个理想，越来越远。

万古长夜，我愿做明灯。

why

2024/7/15 凌晨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《石门》（豆瓣无词条）

第 60 届金马奖最佳影片

7.5/10 喜欢但不推荐

大陆观众普遍以为金马这回就是《老狐狸》《周处除三害》两片角逐最佳，殊不知本届实为近 10 年大陆影片最受关注的一次。长短片主竞赛各有五部大陆电影参赛，最终除最佳原创剧本和影帝两项以外，其余全由这十部影片摘得。

简中世界，媒体集体噤声，特别《石门》、《备忘录》两部最佳得主，都被删了个干净。深焦系影评人倒是难得说准了一次，金马颁奖目的，

就是为了表彰疫情及后疫情时代大陆地下电影。对于《石门》这种独立小制作，早有王小帅娄烨张元早期作品给我的糟糕印象在前，找到片源后也就做好了大背光+斯坦尼康乱晃的心理准备。

《石门》的电影感与精致程度，都大大超乎了此前对地下电影的种种刻板印象。固定机位摄影的完成度远远高于前年的《隐入尘烟》，节奏和剧作配合浑然天成，虽然与阿彼查邦走的不是一个路子，但单论开头英语培训班一场，调度水平竟不输《记忆》。演员表演虽生疏，但不做作。年轻导演都看见了方言表达的重要性，恳请张艺谋、陈凯歌们快来学学吧。

纵观近几年世界电影，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，对于堕胎、父权、性暴力的主题，早有《正午之星》、《钛》珠玉在前，《石门》在这一层上的表达清晰完整，但难免流于肤浅，不算出彩。显文本的社会现象批判决定了拿不到龙标，但毕竟离全面封禁还有距离。《石门》的剧作精巧之处，同时也是触礁之处，在于全片深刻的政治隐喻，尤其是对“清零”政策的抨击。

反派影评的金马专题，强调本片与《登楼叹》的相似之处，把重点找错了。《登》的讽刺是外化的，直接的。《石门》则是内核的，委婉的。表达意图或许相同，但效果和手段南辕北辙。波米无疑犯了仅用剧作和意象就把不同影片进行一一对应的老毛病。“口罩”与“极权”的

互文模式说得倒是精准，如此看来，《石门》的矛头直指政府高层，议题解决得很漂亮，但内涵令人乍舌。

以上大多都是优点。之所以不推荐，主要是节奏拖沓。前面说过这不属导演能力缺陷，毕竟这有他的道理，更赋予其一种“慢电影”的调子，显得优雅大方。但最大的问题却也出在这里。“慢电影”的大师如贝拉·塔尔、阿尔伯特·塞拉的作品不是没有社会批判，政治寓言，但人家不是这么拍的。如此尖锐锋利的内核，用如此沉静缓慢的方式叙述，实际上是电影整体的一个败笔。

呈现出来的成片，文本分析难度大，故事带入程度低，整体叙事节奏慢，导致《石门》对于普通观众的可看性极低。

关于这部影片，我的观点就是如此。最后还是要夸两句，金马奖一直这么办下去，总有一天能做 A 类电影节。

why

2024/7/21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注：以下内容，绝无虚构，皆本人今日亲身经历。铺垫略长，请耐心看完。

今日下午 2:00 抵沪，在虹桥机场排了半个多小时队，终于招到出租车。地下上客通道里噪声很大，起初没听清工作人员叫我搭哪辆。重复两三遍，确认是白色锦江出租，打表的那种。他这么一说，我也就一听，心里留了这么个扣。

行李箱不重，不用往后备箱里砸，轻轻一放，开门关门。一路无话。这司机是那种特喜欢听广播的类型，流行音乐台把我吵了个七荤八素，赶紧耳机一戴，马勒千人合唱伺候。到了地儿，嫌这两天膝盖疼，让师傅在小区门口那么一拐，才把我放下。

临了要下车，往兜里摸摸，耳机盒充电宝薄荷糖身份证，都在。身上的现金正好够付，就不麻烦手机了。耳机里，第二乐章的旋律一路上升。

在单元门前驻足，人脸识别两三次不管用。一掏钥匙，知道坏了。钥匙在行李箱里，行李箱在后备箱里呢。我就炸了。如今想想，背包可也不轻，楞是负重冲出三条街去，边跑边喊，最后，特别诗意的目送出租车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，宛如 kitsch 风爱情片，男主角的爱人离开，那叫一个声泪俱下呀。

又一摸兜，手机什么都还在，刚吃了两颗的薄荷糖没了。跟行李箱比算个屁。想起刚刚现金支付，左右开弓抽自己。定下心，救命稻草，恐怕是只剩一个白色锦江 SUV 了。我全程是一个人，加上这事儿告诉家长肯定玩完，赶紧浑身发抖的搜锦江客服热线。

第一个打过去，传统艺能踢皮球。这个单位那个单位，这个部门那个部门，就是没有一个单位，没有一个部门是管这事儿的。终于一刚睡完午觉的女声报给我一个号码，我又是一阵哆嗦，打过去对方说没有车牌，查不到车。

本人脑子转得算快，一下想起来旁边就是派出所。飞奔到地儿，警察正在处理家暴案，什么律师当事人一应俱全。搁平时我这热闹早看起来了，可如今只有语无伦次，脸色苍白的份儿。意思大概说清楚了，一个年轻警察（长得特像 ljc）时间地点听明白，效率奇高，5 分钟内监控就调出来了。

摄像头画面，糊的不得了。亲眼看他在纸上记了三四个又划掉。（同一张纸的一部分如图 1 所示）。车牌号有了，再找锦江，说是警察，丝毫不敢怠慢。电话号码直接到手。

我这时候已经崩溃了。整个人处在一种半疯半傻的状态，东西南北都

分不清。电话号码写过来，我赶紧短信发过去，遣词造句勉强合格，对面似乎看懂了（如图二）。这司机算是精的，一天到晚跑机场排队，不跑虹桥，这回偏 tm 跑浦东去了，幸好是效率高，隧道口紧急掉头，一路开回来。折腾了俩小时，行李箱到手（如图三）。

最后钱是按出租车费算的，贴了一百多。等车是在警察局外面，没空调，浑身淌水。

下回再有现金，就是撕了，也不付钱了。

why

2024/7/22

crumb:

最近时常夜不能寐，是因看到一本书：Salman Rushdie 爵士的新作《Knife》。

对文学史有了解者可能知道，Rushdie 与奈保尔、石黑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杰，是重量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。他在 1989 年，因一本著作触怒某教领袖，差点小命不保，闹得英国与伊朗断交，几位译者或

被杀或重伤，中文译者都只敢以匿名示人。零几年终于答应撤销追杀令，他以为自己安全了，到处演讲。最终二三年在美国图书馆中十数刀，一眼全盲，肝脏损坏。

此书副标题写得很明白："遭受蓄意谋杀后的回忆录"。我把它买来，是期待看到标志性的长难句，滔滔不绝，连篇累牍地讥刺、挖苦该教，不料，一半是他假想与杀手对话，另一半竟是与现任妻子的爱情故事，笔法温婉细腻，感人至深。

写得这么好，总不能讲他诈骗。对话的内容，文学性极高，可称是其10年最佳。不过，爱情故事？为什么？做了笔记，画了思维导图，重点段落重看几遍，还是毫无结果。

半个小时前，跟人聊天。忽流鼻血，血流如注。纯白的T恤，红了一大片。小包的餐巾纸，浸透了三张。冲洗着，冲洗着，忽然问自己：如果就这样死了，那我能在这世上，留下什么？泪珠一般的血滴，腊梅的颜色，一点点在纸上，晕染开来。我想到自己十几万字的写作，去年的作品，而今已不记得。冲到书房，接连撕开四个文件袋，逐篇审稿。

不知不觉，血迹就干了。扔下三封从未寄出的情书，我顿时醍醐灌顶。刚才的"濒死状态"里，孩童般寻找那些最纯真、最感性，也最为我

所看不起的文字，这不正是被当作诗神的抒情本能，对于人的感召吗？

好的文艺作者，无论是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诗人，内心所相通的，唯对永恒与爱的向往而已。

因此要有缪斯。那作者把所有的爱，所有的激情，都献给那无需实际存在的神祇。他的精神、他的灵魂，由此超脱。世上人人诞生于世，便是一个主体。文艺家的伟大，是他们只为寻找客体而活着。我的诗、我的散文，总有个题献。我好像暴风雨中迷航的船只，不断调整，不断寻找，而今方知寻找的原来是什么。

当然，没有找到，但也当然，有志于此。

why

2024/7/25

crumb:

我认识这么一类人。

他们发现了问题，但不去解决，他们遭遇了困难，但不去直面。面对社会的不公，命运的玩笑，他们一律绕行。他们往往出落的很好，为人当作天之骄子。

但哪怕领导千军万马，一言九鼎，他们遇事也总会照人家的意思办，按书上的经验办，凭师长的教导办。他们活得小心谨慎，如此左右逢源，人见人夸。从懵懂无知的时候，一路长大，他们看惯了鲜花和笑脸，听惯了掌声和奉迎。

到了五六十岁，红光满面地，他们有了孩子，有了美满的家庭。他们的价值观，从父母继承，很传统的，一男一女，天生一对。孩子自是掌上明珠，安安稳稳、平平静静。“政治问题，可不要参与呀！这不是我们一般人管的。”他们对孩子说。

孩子不负期望，成了他们晚年的骄傲。一样的，谨谨慎慎、局局促促。就宛如他们年轻时的样子，想到这里，白发苍苍的，他们正对望着点头呢。

他们终于病了。一生留下的病根痼疾，集中爆发。他们和孩子都慌了。医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不管用了；专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见不着了。从不敢高声说话，当众理论，他们贫病交加的死了。追悼会上，亲朋泪洒当场，无不赞扬他们谦让、儒雅的美德。

我还认识一类人。

唉！父母们摇着头。这孩子，可难办呀！讲了他千遍万遍，还是一个劲儿照自己的主意做事。他这套歪理邪说，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呀？一点小苦，就是不愿吃，讨厌的事怎么也不办。这少爷脾气，准是老人们惯的。

于是心一横，皮带戒尺伺候。

这正如同预习一样的。在他的一生当中，永远在某处立着那么一些父母，手里握着升了级的戒尺和皮带，磨之霍霍，要教他怎么守规矩。如此的凶险，他却永无向父母们低头的意思。终于红了眼，他便被挫骨扬了灰。

这样的两条路，正横亘在你我面前。

why

2024/7/25

crumb:

已经写好一篇关于音乐的文章，不料今日蒙他人关注，横生事端。这位朋友喜欢唐诗，我们就来谈谈。下文若语出刻薄，还望见谅，毕竟你这样相逼，盛情终究难却。

孟郊的诗，我极不喜欢。就拿名声最旺的《游子吟》来说，主题即已是老套，抒情竟又这般凿痕处处、显山露水，庸俗、虚伪之气油然而生，读来心生厌恶。结尾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二句更是浮泛。这比喻幼稚且罢，更坏在透出诗人骨子里的奴性。

单论我所知的历史，承受了最多好似东野颂母诗中这般“谁言…报得…”之赞扬者，莫甚于某人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大饥荒、反右、文革，一场场政治浩劫，杀人无数。59 至 61，三年“太平盛世”，饿死者超过八年抗战的总和。孟郊此人颂母尚是如此，颂孔圣，颂皇帝的嘴脸也就不必详谈。

如此小人，得志后又怎样？中年中举，“今朝放荡思无涯”，活脱范进再世。一阵欢喜，蹄声过处，掩盖了五千年专制下的苦难。一切非民主政体所做的一切决定，都是不可取的。如今国人歌颂某些古城的繁华，于我是极度残忍的表现。

今日世界，多数人承认民主的可贵。然而，还是总有些小股或大股的

势力倒行逆施。小股势力如 ISIS，大股势力如伊朗，塔利班政权。我从不对民族、对信仰抱什么偏见，只是总觉得，与恐怖主义，盲目崇拜捆绑过深的东西，总还是唾弃的好。一个人若既相信这些，又高呼爱情，高呼平权，就不知是虚伪，还是精神分裂。

你当然有信仰的自由，但以乱石砸死妇女总是不对的；你当然有言论的自由，但给虐杀大唱赞歌总是不对的；你当然有平静生活的自由，但给孩子绑上炸弹总是不对的。你或许也抱怨着，但我听不见，被斩首的同性恋人听不见，被警察凌辱致死的妇女听不见。因此我唾弃你，因此我仇恨你，因此我以你和你的族群为敌。

去生活吧，去爱吧。

但你不配。

why
2024/7/25

crumb:
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思绪理清楚了。

今天的奥运开幕式，是我看过的这么多届录像、直播中最好的。电影、文学方面的致敬，光当时看出来的就数不胜数。激动是肯定的，但这些一板一眼的知识，各位大可以上网查看，在此就不赘述。

近来的文章，不论表面写些什么，终究是写中国。本次也不例外。

奥运精神注定了它是属于全体人类的，而最基本的常识是，是否真正体现对全体的尊重，只能以对少数群体的尊重来衡量。在巴黎，我们看到了史上首次的女权主义板块和性少数板块。在中国，张艺谋自豪地推出了齐声击鼓、山呼口号，以及早被人遗忘的假唱事件。孰高孰下，不言自明。

法国以文艺见长，千年历史，三小时呈现（还要去掉固定流程），毫不僵硬陈旧。所选的文艺范畴，多为二十世纪。新浪潮、女权主义、存在主义，全部点到，这些五六十年前的“激进运动”，俨然已成正统。是否总敢于以新事物、新文化、新思想为“国粹”，代表了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的文化活力。法国的文脉、国魂，至今不息。

中国呢？我们的传统，固然博大精深。但几千年历史过去，华夏民族的思想，究竟有哪些创新，有哪些突破，恕我无知。直到如今，随便一条传统文化，都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。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好事，

如果一个人值得骄傲的一切，都是少时所为，那只能说明他可悲，不能说明他可敬。

这次开幕式在中国转播，没有删节。如果它对我们只有一个意义，那就是让中国人看看，世界什么样。那一座座雕像，就是往男性当权者身上脸上，吐的一口口痰。在一个同性婚姻非法的国家，在一个男女权益悬殊的国家，在一个嘲笑“西方标准”、“政治正确”的国家，这场开幕式，就是一颗炸弹。中国的体制、中国的眼界、中国的审查，拍不出这样的内容。

我们的妇女还在被性侵，我们的恋人还在被歧视，我们的电影还在被审查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我们没有资格反对政治正确。

我们不是没有选择，我们只是不愿承认。

why

2024/7/27

crumb:

昨天忽有兴致，转了三班地铁，一路缓行，到离家很远的某图书馆。

买了咖啡，挑个好位置坐下，几个小时，效率很高，cover to cover 看完一本书。正欲走，无意瞥见软精装《一切都在流动》，这书我前些年也是在图书馆借到想买，嫌售价昂贵便罢。其实当时不过七八十块，咬咬牙还是出得起，而今言论环境收紧，再版希望渺茫，多数图书馆也已撤架。于是如获至宝地取出，借走。

回程看了一路，大场面还是惊艳。饥荒写得惨不忍睹，恐怖无比。发给朋友，似无共鸣，略谈几句就没下文了。论艺术性，《一切都在流动》当然不能与《生活与命运》相较。后者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 20 世纪的最高水准，而前者虚构部分自传性太强，进程过半，忽然转为政论，表面上看，真应了布鲁姆谈解冻文学的那句老话："放弃艺术，政治先行。"

写《生活与命运》的那个格罗斯曼，虽已逐渐失势，但仍为苏联官方阵营的重要棋子，作品选入斯大林奖短名单。等到《一切都在流动》，作家的境遇一落千丈，本人被封杀，心血之作的原稿也被克格勃查抄。这位前战地记者查出晚期癌症，生命已到尽头。这是 60 年代初，作家想着，自己的一生算是完了。

文艺教皇苏斯洛夫亲口告诉他，那部被查抄的巨著，至少两三百年才可出版。当时的苏联，颇有向荣之态。这话，格罗斯曼是信的。文学作品的寿命，能有多久？两三百年后，还会有人读《战争与和平》吗？

自己的作品，尚不说流芳百世，抄走的原稿能否保存，都是个不小的问题。

可不知为何，他动笔了。这部书要藏好，否则难免祸延子孙。他知道，面前的手稿永远不可能出版，哪怕两三百年。当初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，他曾向那漫山遍野的尸骸起誓，从此再不说谎。那些父母和儿女的故事，已经讲过。终于轮到自己，轮到千万被侮辱、被损害的知识分子。

写完《一切都在流动》半年后，瓦西里·格罗斯曼逝世。

1983 年，《生活与命运》俄文、英文版在法国出版。次年，《一切都在流动》出版。

1987 年，戈尔巴乔夫下令解冻。《生活与命运》在《新世界》杂志连载。

1991 年 12 月 25 日，苏联解体。

why

2024/7/29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昨天早上撰文，写在图书馆借得的《一切都在流动》及其作者。正如我强调过的，格罗斯曼是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。我喜欢有骨气的人，更喜欢读有骨气的人写的书。特别是学者、教授，总以为仗义执言、宁折不弯是他们的职责之所在。当反智浩劫袭来，表现得像郭沫若是知识分子的耻辱，像陈寅恪是知识分子的责任，像胡风，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光荣。若略有失职如巴金者，怎么也得写出一部《随想录》，给自己，也给历史一个交代。

与之对照的是另外一种读书人。此人平生或未逢乱世，或擦肩而过，总之家境优渥，一生没受过委屈。教育水平很高，随便写出来就是一笔旁征博引，不带脏字的小品文。政治、历史、宗教，凡是太入世的学问，一律只当掌故，从不深究。凭他的涵养、文品，真要耐心研究，也是一代名家。不碰的原因，还是要避世。“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”，一副老欧洲贵族气派，茨维格见了，都要另眼相待的。

果然是呢，他的文集一律精装，布面皮面，通通要上好的料子。或有客人来访，掏出“拙文一册”反复摩挲，看得那刚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眼神迷离，听着他与自己文中一样半文半白、中英混血，不时掺上几句卷舌法语，为最细微的动作道歉，身上绸缎中山装，一排扣子系

得整齐。人过中年，却还是精瘦，双眼闪亮，举止优雅，似有几分性感：他小说的文笔，正是这般妖冶妩媚。

我那天在虹口，读完整一册书的作者，属此类散文家的翘楚。何人？董桥先生是也。说来惭愧，无论怎样蔑视他的生活态度，谴责他的政治理念，家里仍有他几部价值不菲的皮面精装文集。我将布罗茨基的散文奉为上品，当然对董桥不痛不痒的故事集嗤之以鼻。然而这类无益的闲书正如毒品，成瘾者皆知有害，平日里恨之窃窃，毒瘾一犯，还不是倾家荡产来供。我自有更贴切的例子，是什么诸位想必心知肚明，然究竟不甚雅观，于此只得割爱。

原先在微博论战下过断言：直男女权博主，若非骗色，就是来赎罪的。这个问题之后会详谈，在此只需诸位明白“赎罪”的意思。波伏娃早戳破所谓性别，本与性征无关，归根结底是角色问题。如今的社会，生理的男女仍多与角色的“男女”呼应，因此生理上的男性生下来就已居于剥削者的位置。对于有道德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说，这就是原罪。

性别的原罪，我至今在赎，当然还远远不够。然而追求风骨者如我，自买下董桥第一册书的刹那，便陷入了娱乐至死的二重原罪。这第一重是没有辩解空间的，逃脱不了。几千年父权制度摆在那里，真可谓回天乏术。然而，这第二重的花活可就多了。我读了书，学了知识，

附庸了风雅。这怎么会是种毒害？三言两语，很难说清楚。这说不清楚的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明天，给诸位讲个故事。

why

2024/7/30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本想接着上次，讲讲“文人误国”，分析背后的成因，不料今天看了奥运直播，心情大好，于是决定把汪政权先搁下，聊个轻松点的话题。

香港有一位文学造诣颇深的本土作家董启章先生，60 岁未到已然著作等身。自己最满意的代表作自然史三部曲，零五年至今已写了六本。第二册还象征性把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拆成上下卷，算是尊重三部曲的形式。到本应是完结篇的《学习年代》，竟硬把七百多页的巨著说成第三部的上册。直到如今，董先生的下册已经出了三本。能把严肃文学写得这样脱线，真不愧文坛怪才。

从早年《地图集》的构思精妙，想象奇诡，到中年“自然史”的旁征博引，大气恢弘，乃至于瓶颈期产物《心》、《神》的滔滔不绝，暗讽

时政，毋庸置疑的是，将来的世界文学史上，他必将占有一席之地。上述这几步无疑是传世之作，然而从我本人的私心来讲，董先生最动人的小说，还是《体育时期》。

一开篇特别强调他是“本土作家”，此乃有意为之。文学除了内核，便是语言，一个真正的本土作家，应该不仅讲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，更应该叙述它本身的故事，并由此捕捉它的精神，发扬它的语言。正如金宇澄之于上海，阎连科之于河南，已经用《地图集》洞悉香港历史的董启章，用粤语白话写出了《体育时期》。粤语的古雅与浪漫兼而有之，而《体育时期》在气质上明显更偏向后者。

此书六百多页，但对识粤语者非常好读，故事主线说来简单，就是几个大学生张罗着组乐队的故事。背后没有什么隐喻、指涉，纯真的不像严肃文学，只有靠近结尾的几段议论才显出前作如《安卓珍尼》的风格。谈“少女心事”的段落，细腻之极，对男作家真是不可多得。

这是我的第一本董启章。当时感兴趣的起因，是它的副标题：“与椎名林檎共度的青春”。Ringo 的歌从来爱听，一看封底写明灵感来源就是《悦楽編》，别提多高兴，当即买下，一路捧回家。读完长叹，这小说可比椎名的歌词天真多了，但还是很喜欢。

why

2024/7/30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《抓娃娃》

5.0/10 非必要，不观影

此片的基本信息过于简单，不用介绍。同时不谈视听，因为它本质是个话剧。看豆瓣有人拿它比《楚门的世界》，两片题材均为“虚构的人生”，整体水准与出品国有关工业息息相关，自然高下立判，但剧作上的问题竟然殊途同归。

概括而言，如此剧作的内涵，无外乎集体权威（电视台、财阀）对个体生活完全控制，营造信息茧房的种种手段，以及个体如何冲破铁幕，追寻独立思想。在极权、威权政体已经形成阵营，甚至在学界掌握话语权，向民主政体内部渗透的今天，讨论这类问题，尤为重要。

然而，《楚门》意图向消费主义进攻，最终却毫不意外的落入了好莱坞的神话，被招安为“真爱至上”的儿女情长。《抓娃娃》问题更大，我甚至不认为它含有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批判。先从一个切入点来讲，

我想它最能体现剧作中的端倪，就是电影结尾沈腾两个儿子的人生选择。

喜欢这片，坚持认为其暗含隐喻的观众往往拿小儿子的逃离作为最大的证据。总结他们的观点，这部电影大约分成三个阶段：操控，揭秘，反抗。但我恳请各位注意片尾字幕第二次出现前的段落。注意此时影厅灯还没亮，所以不算彩蛋，属于主线部分。小儿子在长跑过程中“连第二梯队都跟不上”，之后忽然跪下开始捡塑料瓶。

“塑料瓶”这个意象在全片最核心的展现，无疑是包下整个体育馆捡瓶子的一场。慢动作结束后，紧跟着就是一个跑步冲向镜头的画面，寓意很明显是阖家欢，父母的梦想和他本人的梦想是统一的。然而在小儿子“觉醒”之后，作为他童年虚假记忆象征的塑料瓶，理应是被唾弃的对象。除非电影想要展现他疯了，否则结尾的这个场景，只能解读为一种“和解”。

同时，“跟不上第二梯队”代表低于水平线，换句话说，他的独立、他的梦想并没有换来更好的结果。而此时沈腾这个人物表现出的显然还是一种慈爱，换言之，还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无条件包容，正好和前面“穷养”的哲学形成对比。要展现的是父母的转变，而这个转变终究是主动完成的，小儿子的主体性还是没有找回，父母的权威，还是一样牢不可破。

不可否认，虽然我怀疑编剧的立意仅落在教育层面上，但“对于个体独立性的追求”这个主题毕竟还是点到了。这就要说到与《楚门》共有的问题，那就是二者的喜剧标签，对剧作的批判性形成了极大的损害。《抓娃娃》前后两部分是割裂的，前一半吸引观众看下去的原因，说白了还是一个穷小子翻身的逻辑。而且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观众的这个心态不能倒逼后半部分的反思力度加强。

《楚门》之所以做得更好，在于它的“麦格芬”在揭秘环节开始之前其实是一个“奇观”，与人物本身是剥离的。但作为喜剧，第一部分做到张弛有度确实很困难。纯粹的语言和肢体梗，在降低严肃性方面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

“三部曲”的逻辑，也不见得完美。

具体的，明天讲。

why

24/8/03

crumb:

书接上回。

《抓娃娃》那篇影评放在豆瓣上，两小时就被删了。看反馈说发布时政类不实言论，给我气笑了。既是要删，不如好事成双，今天就再来碰碰你的钉子。

我看到一些批评者说，不论影片的批判性是否强烈，此片本质上是一部高概念电影。这种说法完全是错的。所谓高概念的本质在于显文本的现实题材有思想层面的上升空间，而《抓娃娃》很明显是没有的。哪怕是广大文青已经被我驳倒了的那个“操控-揭密-反抗”三部曲，也是一个纯粹的架空理论。

先说本片那个来源可疑的主线结尾。它实际上是对于“三部曲”逻辑的无害化处理，究竟体现了片方的软弱还是审查的担忧，我们不可能知道，但是单从电影本身分析，在“反抗”之后加上一步“和解”，直接把立意降低了几个维度，从一个适用于人类普遍现状的国族寓言（当然，也是不成功的），变成了“父母犯错-孩子逆反-双方重归于好”的典型家庭片核心。

更致命的一点，也是上篇影评唯一的纰漏，就是这部已经遭受思想上自由落体式阉割的电影，实际已在不经意间，把它对于中国教育的那

一丁点思考，与社会批判连带着切除了。家庭问题占据主要位置的时候，这一框架以外的思辨，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剧作的前后割裂体现编剧能力薄弱，视听上话剧属性严重，整体立意中段后持续走低，这样拼凑起来的电影注定是十分失败的。

影片呈现的“绝对权威”、“思想操控”，以及随之而来的“礼崩乐坏”，当然还有一带而过的，对于事实被揭穿的挽回，都是《1984》的主题。不论小说还是电影，它的最为人诟病之处，当然是剧情的理想化、模式化。从艺术性上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缺憾，然而奥威尔的创作意图明显不是附庸风雅。同为此类作品，《1984》的悲剧结局显然更有力量，更具深度。

无论形式如何，终生活在操控里的人，一定是与现实脱节的。整个街区拿孩子当少爷宠着，吃喝拉撒、衣食住行，穷困只是表面功夫。如此说来，倒是无意中讽刺了一把消费主义社会。身边的一切勤俭节约，辛劳刻苦，本质上都是鲍德里亚式的“拟像”陷阱。哪怕计划成功，教育出来的也不能是接班人，只能是废人。

不要说什么《抓娃娃》没有追求概念先行，角度可是你们提的，B站影视区往这个方向夸的一抓一大把；宣发也不是没往这儿引导，制片方恨不得把“走钢丝”在预告片喊出来。

最后，这部电影降为零分。

why

2024/8/5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上次分班考议论文，听老师分析，似乎并未讲到症结所在。自认有过较深入的思考，拟分两文陈述。

无论加强监管还是民众自纠，归根结底只是问题的一半。案例中的这位造谣者，最终被依法判刑。换言之，该事件中，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，还是国家公权力机关。根据疫情几年，尤其是在非常时期常住上海的日子里得来的经验，我们可以假定，在强制行为发生之前，有关部门同样起到了舆论监察的作用。

个人在信息群组转发谣言，毫无疑问属于公共行为。需要注意，在公共空间传播虚假信息与造成切实的恶劣影响之间并无逻辑关联，同时，传播虚假信息在我国并不一定，甚至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受到法律惩罚。记得 2022 年封城期间，我的微信群聊和朋友圈里，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视频，或敲锅，或喊话，或手拿 A4 纸。这些视频有些神秘

失踪，有些被官方辟谣。

但当时，我总要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些视频是假的，那造假者如何走上街头？如何组织群演？又是如何获得反响？和多数亲历者一样，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。无一例外的，这些“谣言”的创作者，全被送进了看守所，而说共济会控制美国的，说莫言是 CIA 间谍的，说犹太人活该种族灭绝的，都在各大媒体健康成长。

由此可见，有关部门判定谣言的标准，绝非真假，只与切身利益有关。一辆子虚乌有的火车脱离轨道，如此信息竟被广为传播，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更重要的，铁路运输的安全，为什么成为国家机关的痛点？这两个问题，无疑是此事的关键，我将用剩下的篇幅给出答案。

我党官方部门若自知理亏，一定会搬出黑格尔的话：“存在即合理”。（被老师误引为萨特，显示她既不懂存在主义也不懂唯物主义）且不论原意是否如字面所示，就是引用无误，也更像流氓的暴论。一件事发生了，就是合理的，具体原因不明，但是一定存在。哪怕该逻辑并非滑坡推论，这也不能成为为恶行辩护的理由。

顺着这个思路，我坚信，造谣生事者一定不仅是“吃饱了没事干”，必有他的合理性；听信谣言者亦并非毫无常识可言，定能讲出个所以然。铁路运输如果极少事故记录，安全可靠，真会有那么多人相信高

铁翻车？国家机构倘若坚持秉公执法，为民服务，又何来辟谣帖的贻笑大方？对公权力的诽谤水涨船高，说明政府的公信力一落千丈。

如今有关部门把这个人抓了，看来至少意识到风向不对。对于不涉及切身利益的事儿，我国人民是很健忘的。然而上海封城之类，真饿着了，如南方人这么温和，也要上街游行的。滥用权力，恐吓民众，永远不可能是解决方案。遥忆两德，有形的墙尚且会倒，无形的墙，还能有多结实？

明天，谈谈人民：你和我。

why

2024/8/6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以下是昨晚所谈话题的后续。如果你能看见这篇文章，并且有兴趣把它看完，那么我建议你设法保存。至于先前的内容哪儿去了，请看配图。

无论国内外，总有人喜欢抱怨“言论环境收紧”，怀念曾经的那几个

领导人，悲悼消失的那几份报刊。其实这些牢骚真是大可不必。就拿出版来说，只要存在任何审查机制，量表的读数就是零。本质上，言论自由的最佳体现，正是暗网。不要一听这词就想到杀人越货、儿童色情，它其实是防止信息泄露的最佳途径。恐怖分子尚且无法被追踪，普通人自然更无需担心。

你可能要问，这么大费周章，究竟要防着谁呢？朋友，答案在风中飘扬。常常呼唤自由，殊不知世上没有什么事更加令人疲惫。投票选举、罢工游行，各路媒体百音嘈杂，几派党争众声喧哗。人民不禁感叹，若有强人横空出世，把这些破事一手包办，那该多好。于是不晓得今夕何夕，不关心周遭事物，但知吟诵礼乐，遥想日月山河。

结果如何？纵观人类过往，只见斑驳血迹如彩灯串串，点缀着白纸似的历史，随时可依人所愿，画上那“最新最美的图画”。强人手里的刷子挥过去，骨肉分离的哀嚎全部静音，家破人亡的血泪一概消失。管理社会，整肃歪风，根本是你我分内之事。不负责任，龟缩襁褓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步步退行，回归婴儿状态。不听话？自有戒尺皮鞭伺候。

中国旧式的父母、老师，在人下受惯了气，等自己做了权威，就变本加厉，要把他一生吃的苦，几倍赠予弱者。其实不仅个人，这种现象在集体更甚。条条大路，看似光明，尽头多是绝望。生来泡在这文化

氛围当中，整个社会必然充满妖孽。说得好听是教育问题，倘若挑明了，这就是民族劣根性。

烂到骨子里，那就没有回头路了。现在不行动，一堵南墙就会被你撞上，一只妖孽就会是你的家人。屠刀看似离你还远，殊不知将来某日，只要走错一步路，说错一个字，它就会架在你脖子上。如今别人给警察抓了，你摇摇头走开，闭眼噤声；哪天轮到你自己了，怕是连个摇头的都没了！

如果你向往自由，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不用担心后果地发几句牢骚，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这样的理想，支撑不了什么实质性的抗争。就算争来了，它也总有一天会从你手中溜走。自由之所以是自由，在于它是需要你不断争取的。人类的惰性决定了，在影院拿起激光笔的人们，相比摄屏者更可能出事。

但那些人，才是国家的脊梁。

why

2024/8/7

crumb:

某些电影圈子里不知何时开始，流传着下面这么一张“中国影迷深渊图”。先表态：其内容纯属胡扯，毫无参考价值。新浪潮和实验电影两块错误极多，市川昆、大友克洋两位的名字次次打错，日本反战片不爱看我理解，毕竟制图的这位肯定是不怎么看严肃电影的，但大友这种电影漫画平面设计无一不精的宗师级人物，却连名字都没听过，这体现的就是纯粹的无知了。

这种“文化快餐”式信息的广受欢迎，恰好反映出目前中国文艺鉴赏圈子最为要害的几个问题。首先从表面上说，这是一个鄙视链。暂且不说排列顺序对不对，作者的这个指导思想本身就已经十分荒谬了。仅以导演而不以作品分类，本质上是一种极端手册派，极端作者电影的论述方法。然而认定电影有格调高低，却又与手册派普世主义的理念南辕北辙。

此图理论基础上的拧巴可见一斑。不过在当前闭塞的局面下，民间爱好者不懂这些，其实很正常。真正让我讨厌的，是制图者对于观影意义的理解。如果能以名声大小判断导演水平高低（注意：无论正反比），那么艺术作品的价值就被交给了公众定夺。如此一来，艺术家乃至艺术本身的主体性也就荡然无存。哗众抑或厌众，形而上追求连带着创作者本身，之于这位先生，都成了玩物与笑料。

不认为制图者的理想受众会是那些热爱电影的人们。至于专业观众，那就更没必要看你这个垃圾表格了。真正获益匪浅者，只有伤春悲秋的中国文青。这些人根本对什么视听语言剪辑语法没兴趣，电影对他们无非社交手段。不懂装懂、强充内行，把艺术与世界完全脱钩，不关心也不喜欢社会议题。

梁文道许知远被他们奉若神明，然而这些人确实有学问，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废话，只不过因为“小众”又多谈文艺，就给拿来造神，真是莫大的冤枉。梁文道在明报写的时评，篇篇见血，看过吗？许知远在台湾出的专著，针砭时弊，读过吗？

中国已经废掉了。不仅自上而下，也是自下而上。新一代与西方的 gen-Z 同样冷漠，同样无知，同样见识短浅。然而不同的是，我们的年轻人，没有希望。政府依然是全球最阔，却宁愿减少工作岗位，只为保住手里的退休金。考题依然是世界最难，可人文教育毫无起色，但知萝卜大棒的老套路。

写了这么多文章，几百字一篇，长度放到过去简直拿不出手。然而就是这样，看完者依然寥寥。我没有那么混蛋，也不想暗示自己的东西没人看象征了什么世风日下。但我真的很伤心。单凭常识就能判断的道理，一说竟似奇谈怪论。偌大的国家，找不到几个知音。

话虽如此，我仍会继续写下去。

否则，我也没辙。

why

2024/8/7

转载请注明出处

crumb:

从小到大，不论是刑侦剧还是公告栏，总能看见这样一句话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白底蓝字，那么庄重地贴着挂着，好像看见了它的人们都在受审，又好像整个周围的环境，都成了一座天罗地网的刑房。这念头好似有些失真，但却使我朦胧地生出一种敬仰。那时我想：这，或许就是正义吧。

一次回乡，听我奶奶说，这句话还有个加长的民间版本，说些“牢底坐穿”什么的。前后各加四字，押着韵，读来很好听。想想意思，前因后果，倒也有趣。原来是个巧妙的陷阱，哄骗坏人，一网打尽。于是明白，为了最终的胜利，永远正确的党国，也是会撒谎的。又明白原来结果才重要，目的正确，是可以不择手段的。

之后经历了不少年月，也慢慢明白世间的险恶。对于某些事物，不再只往好处想，但当初的两个结论，仍然牢记在心。撒谎、刑求，如此等等的“应急措施”，都是对公权力素养的考验。这就好比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的火车，速度开得越快，越需要乘客了解司机的水准，信任司机的为人。当然，不要怪那乘客多疑滋事，毕竟疏忽一次，就是万劫不复。

我们想必记得，现在的司机为了这份工作，曾与别人大打出手，还向三等座旅客献了不少殷勤，大费周章，才终于讨到乘客的欢心。谁能料到，他刚刚上任，竟把自己雇的打手，纷纷扮作了乘务员，以服务之名，行监视之实。车厢广播也被严格管控，只有他的亲信才得以涉足。这还不放心，他在每节车厢都设了信号干扰器，这样车外的信息才不致流入。

广播没日没夜的聒噪，乘客们终于相信，这趟列车尚未停止运转，全都是他的功劳。一批批宣誓效忠，一场场运营更迭，百家争鸣之间，百花齐放之时，车厢脱轨，天地翻覆。肝脑涂地、血流成河，全车上下，一派恐怖景观。

最后，一个矮子站起来，登高一呼：“民主啦！改革啦！”于是人们满怀憧憬，戴上眼罩，眼观一路，耳听单方，呐喊着喜悦着感动着骄傲着，朝着悬崖的方向，疾驰过去。有些人摘下眼罩，被眼前的景象惊

呆：座位上那些贴着电极片的赤裸身体，正一点一点的被抽干。洋溢笑容的脸慢慢枯槁，本来粗野的嗓音彻底哑了下来，人工喉清晰的发声，与车厢广播构成巧夺天工的和弦。

他很害怕，站起来大声呼喊，然而声音却被高音喇叭遮盖。左右看看，列车里没有一扇窗。冲进驾驶室，那王座上无人值守。一颗凭空而来的子弹把他击倒，车厢的四壁渐渐靠近。弥留之际，他看见生命监测系统闪烁的微光，照亮了惨白墙上的一句话……

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

why

2024/8/9